

# 閩秀詩人駱綺蘭小傳—— 清乾嘉期一婦人的生活方式

蕭燕婉\*

〔摘要〕

清代女性從事文學活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盛況。這除了與女性的識字率提高有關外，還與男性文人積極贊助女性文學創作有著密切的關係。本文主要在解讀乾嘉期閩秀詩人駱綺蘭（1756-?）的《聽秋軒詩集》及其周遭文人的相關著作後，檢討她的生活方式、師事男性文人之經過、如何致力於女兒的教育、以及晚年之心境等側面問題。通過以上諸問題的探討，解析在當時的歷史處境中，婦女是如何看待自身的生活意義，並進一步理解清代女性文學之發展情形及支持女性文學發展之社會文化背景。

駱綺蘭在成為寡婦後，即志在成為一獨立之女詩人。她同時拜袁枚（1716-1797）、王文治（1730-1802）、王昶（1724-1806）為師，也和知名文人趙翼、曾燠等接觸頻繁，頗受諸名士之矚目。因此她是成功地建立起廣泛友情連絡網之女詩人，而不是沉淪在孤獨空虛中的消極者。又透過分析一幅將她的形象成功地傳達出來之「秋燈課女圖」後，可明白已經不需要再扮演妻子角色的駱綺蘭，亦可成為一人格高潔的母親和重視子女教育之知性女性而被受尊敬，經由建立自我的道德權威來證明自己的存在意義及價值。同時「秋燈課女圖」的產生及其題畫詩之多，也說明了當時重視女子教育的實情和男性文人對女性的知識才德高度讚美的文學風潮。

在經濟生活方面，駱綺蘭是以當閩塾師和販賣詩畫維生，此一事實揭示了伴隨著明清社會習俗的變化與女性文學之隆盛，女性的詩文被賦予了經濟價值，同時證明了女性能進出社會與否和知識的獲得是有極大的關連。總之，駱綺蘭在《聽秋軒詩集》中所發出的聲音絕非只是一個知性女性的獨白，作品中呈現出其與男性文人間建立的深厚師生關係及彼此影響，還有女性與社會、經濟、文壇間的多方面互動，都再三突顯出歷史中清代的女詩人，從來不是孤獨的生活著，其生活方式不再完全依附於儒家倫理，儘管有些許批評的聲浪，她們仍勇於自我表現，亦勇於挑戰與顛覆傳統的女性形象。

關鍵詞：駱綺蘭、袁枚、女弟子、秋燈課女圖、清代女性文學

\* 中山醫學大學應用外國語學系助理教授

## 前言

清代女性從事文學活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盛況。這除了與女性的識字率提高有關外，還與男性文人積極贊助女性文學創作有著密切的關係。不過筆者認為清代雖輩出閩秀詩人，然而她們的傳記卻記載得不夠詳細，因為大多僅述及出身及作品，而有關其他重要事跡之描述卻略嫌太簡。因此，欲對清代女性文學有一更具體的理解，首先實有必要先針對個別的閩秀詩人之傳記詳加探索。若對閩秀詩人的生活方式、和其與同時代男性文人或其他才媛的交流情況有具體之理解的話，那麼或許亦能自明當時的女性文學風潮或文人的思考方式。

本文中所舉的駱綺蘭（1756-？）是同時拜袁枚、王文治、王昶為師的閩秀詩人。不僅如此，她也和知名文人趙翼、曾燠等接觸頻繁，頗受諸名士之矚目。然關於駱綺蘭的論述除了梁乙真的《清代婦女文學史》、合山究的《袁枚與女弟子》<sup>1</sup>中提及外，筆者似乎未見更深入之研究。故本文中擬將閱讀駱綺蘭所著作之《聽秋軒詩集》及其周遭文人的相關作品集後，檢討其生活方式、師事男性文人之模式、和其對女兒的教育問題、以及晚年之心境等側面問題。期待在通過上述傳記事實的探究後，能略窺清代女性文學發展的另一面向。又拙稿中所用的本文《聽秋軒詩集》六卷（金陵龔氏藏版）為日本內閣文庫藏本，其中有袁枚、王文治、曾燠的序文，皆寫於乾隆六十年。

### 一、駱綺蘭師事袁枚、王文治、王昶之經過

駱綺蘭字佩香，號秋亭，江蘇省句容人。幼時即耽書史，好吟詠。首先先依王文治所寫之《聽秋軒詩集》序文闡述她的為人。駱綺蘭不喜豪華的服飾及料理，性格豪爽。而且若發生任何重大事件，親族中無法決斷時，綺蘭一言而眾皆服。由此可見，她乃一具優秀判斷力和說服力之女性。<sup>2</sup>

1 梁乙真：《清代婦女文學史》（中華書局，1979年）。合山究：〈袁枚と女弟子たち〉（《文學論輯》第31號，九州大學出版，1985年）。

2 《聽秋軒詩集》王文治的序文云：「親族間有大事，群謀不決，綺蘭一言而眾輒伏」。

綺蘭嫁與金陵諸生龔世治。公公如山仕官粵東（廣東）時，世治亦隨之前往，綺蘭因嫌粵東太過喧雜而沒有同行。不久，世治自粵東返回，將她帶往廣陵。那時綺蘭三十歲。<sup>3</sup>綺蘭工詩，世治善詞，兩人在廣陵過著共同吟詠的文人生活。然而廣陵亦吵雜之地，又再搬到丹徒之西。之後因不幸丈夫早逝且無子嗣，只好領養養女以慰寂寥。其所著之《聽秋軒詩集》中的作品幾乎都是在丈夫亡後才完成的。<sup>4</sup>

以下敘述綺蘭成為袁枚、王文治、王昶弟子之經過。她首先拜袁枚為師。袁枚在《聽秋軒詩集》的序文中，憶及其入門的情形道：

庚戌之秋，京江駱夫人佩香走幣來曰：蘭幼讀先生詩而愛之，且學為之。故私淑不如親炙之益也，先生其許之乎。余念孺悲，無介而闖。<sup>5</sup>然已殆奇女子耶。

由以上文章可知，乾隆五十五年（1790）秋，她自己主動寫信並寄上禮金給袁枚表達想入門的心願。這時兩人還並未見過面。但儘管沒有人介紹，駱綺蘭仍主動地和袁枚連絡，其積極進取的態度，無疑地給了袁枚一個深刻的印象。

乾隆五十六年冬，駱綺蘭自京口來訪問袁枚，正式入門成為女弟子。<sup>6</sup>那年袁枚七十六歲駱綺蘭三十六歲。袁枚在《聽秋軒詩集》的序文中接著又說：

已而果嚴妝款門，王母容顏，殆三十許矣。出所為詩，才理清新。

袁枚在上文中論及初次見到綺蘭之印象，並稱讚其「才理清新」。綺蘭的〈隨

3 《聽秋軒詩集》卷四〈篠園看芍藥、和賓谷先生韻〉中云：「昔居廣陵年三十」。

4 《聽秋軒詩集》王文治序文云：「世治自粵東歸、攜之遊廣陵，因卜居焉。綺蘭好為詩，世治兼好為詞，廣陵繁華之地，綺蘭與世治獨日夕閉門相唱和。然終厭其喧雜，旋遷居丹徒之西郭外。不幸世治早世矣，……，今所存之詩蓋世治逝後作也」。

5 《論語》〈陽貨〉篇之記事。

6 《隨園詩話補遺》卷三之三十六中袁枚言：「句容駱氏，……，辛亥冬，從京口執訊來，自稱女弟子」。（清）袁枚：《袁枚全集》（王英志校，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園謁袁簡齋師二首》(《聽秋軒詩集》卷一)，就是其入門為女弟子時所做的，在其二中她詠道：

閨閣聞名二十秋，今朝纔得識荊州。匆匆問字書牕下，權把新詩當束脩。

由這首詩中除了可知綺蘭以新詩作為謁見袁枚之禮物外，亦不難窺見她對袁枚抱持相當尊崇之意。此後，袁枚往來京江之際曾住宿她家，綺蘭也親手下廚，兩人交往非常密切。<sup>7</sup>乾隆六十年三月二日是袁枚八十歲的生日。這時他收到了將近一千三百首以上的慶賀詩及書信。綺蘭則作了〈長生導引曲四章祝隨園師八十壽〉(《聽秋軒詩集》卷四)為袁枚祝壽。<sup>8</sup>同年六月、袁枚為其作《聽秋軒詩集》之序文，並勸其出版。序文中袁枚云：

余今年八十矣，明知佩香之學問後進無涯，而余則暮景頹光，前途有限。故勸其板而行之，以及於吾身親見之也。即書此意，以序於卷端。

可知親眼見到《聽秋軒詩集》的出版是袁枚晚年的願望，由此也可看出袁枚非常欣賞綺蘭的文才並對她的詩作持肯定的態度。

然而《聽秋軒詩集》並未於乾隆六十年出版。筆者推測這恐怕與她的經濟問題有關。到底她的詩集出版於何時呢？《聽秋軒詩集》中所收錄的最後一首詩是〈王夢樓輓詩〉作於嘉慶七(1802)年。故最快也得等到這一年才可見其詩集的出版才是，因此、袁枚有生之年應沒看到《聽秋軒詩集》的梓行。

接著敘述綺蘭成為王文治弟子之經過。綺蘭成為袁枚弟子後，經由袁枚介紹

7 袁枚曾住在駱綺蘭家兩次。第一次在乾隆五十八年。《小倉山房文集》卷三十四〈京口宿駱佩香弟子家七日〉中云：「小住金山供佛齋，多君事事費心裁，代籌寒暖將衣送，更作羹湯破浪來……。」第二次則在嘉慶元年。關於那次住宿在駱綺蘭家的情形，袁枚在《隨園詩話補遺》卷八之六十六中言道：「鎮江都統成警齋先生(策)，見訪隨園，適余在揚州，未得一見。及余到京口，小住女弟子駱佩香家。」〔清〕袁枚：《袁枚全集》(王英志校，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8 此詩在《聽秋軒詩集》卷四中收有四首，《隨園八十壽言》卷六中收有五首。

而成為王文治的女弟子。袁枚在《聽秋軒詩集》序文中言道：

京江夢樓先生，論詩與余意符，居與汝隣，盍往學焉。

王文治如此優秀的文人，即住在綺蘭付近，故袁枚建議綺蘭去其處受教。王文治（1730-1802）丹徒人，字宇卿，號夢樓。以詩文自成一家，著有《夢樓詩集》。乾隆五十七年袁枚於西湖集眾多閩秀詩人舉行詩會時，王文治也曾與會。其女孫王玉燕（玳梁）善長詩畫，另一女孫王瓊也是袁枚的女弟子。王文治亦教導汪穀的妾朱意珠、王碧珠書道，故可稱為一女性文學的理解者。

或許綺蘭和王文治的家相當近，故兩人的交往頗為頻繁。例如由《聽秋軒詩集》卷二中的〈侍夢樓師雪中登西津閣〉、卷三的〈達有師母招同玳梁夫人泛舟湖上觀荷時，夢樓師亦招吳蘭雪，……同遊，作詩記之〉等詩題中可知他們除了詩文往來外，也一起去遊覽名勝。

綺蘭和王文治的妻子達友夫人、孫女王玉燕相處融洽，總之王文治一家和駱綺蘭彼此有著深厚的信賴關係。此外，《聽秋軒詩集》中記錄有關王文治和達友夫人的詩共有二十八題、三十六首，亦可作為上述事實的例證。

據《聽秋軒詩集》王文治的序文中得知，師生二人常一起論詩，對於王文治的論詩見解，綺蘭總是能迅速地理解，王文治若對綺蘭的看法提出批評，她亦能欣然接受，同時對老師的見識表示心服。因此，王文治賞讚她的學習態度「虛懷受學」。<sup>9</sup>綺蘭受教於王文治之後「從此思愈清、才愈雋」，<sup>10</sup>袁枚對她的評價也隨之越來越高。

最後論述綺蘭成為王昶女弟子的經過。王昶（1724-1806）江蘇青浦人。字德甫，號蘭泉、述菴，官至刑部右侍郎。著有《青浦詩集》、《湖海詩傳》、《春融堂集》等。王昶為一高官，往來江南時，曾住在袁枚的隨園，亦和王文治、趙翼、畢沅等一流文人交往密切。王昶的夫人許玉晨為閩秀詩人，她和另一名知名女詩人方芳佩時常有詩的贈答，此外，王昶也為沈大成的女弟子徐映玉、袁枚的女弟

9 《聽秋軒詩集》王文治之序文云：「綺蘭一女子耳，獨能虛懷受學如此。」

10 《聽秋軒詩集》袁枚之序文云：「京江夢樓先生論詩與余意符，盍往學焉。佩香從之，從此思愈清、才愈雋。」

子廖雲錦、畢沅的母親張藻的詩集寫過序文，可謂當時女性文學的彰顯者。

綺蘭和王昶初次見面在嘉慶元（1796）年，地點在揚州的九峰園。那時綺蘭四十一歲、王昶七十三歲。《聽秋軒詩集》卷四中，駱綺蘭在律詩〈王蘭泉侍郎過九峰園見訪，面索拙集，兼命作繪事，賦呈一首〉中詠道：

塗寫偶然耽翰墨，流傳何意到公卿。此來不負平生願，得見湖山又識荆。

在這首詩中她流露出自己名聲傳至高官的喜悅和驚訝的心情，並表達能在九峰園見到王昶乃無上之光榮。與王昶見面時，駱綺蘭將自己的詩集和自繪的「白芍藥」作為見面之禮。<sup>11</sup>

駱綺蘭於何時成為王昶的弟子呢？《聽秋軒詩集》卷五有〈題王蘭泉師三泖漁莊圖〉詩，該詩作於嘉慶二年（1797）年，此時她對王昶的稱呼已由「王蘭泉侍郎」改為「王蘭泉師」，故可推測駱綺蘭在嘉慶二年時應已成為王昶的女弟子了。

在女性友人方面，駱綺蘭與閩秀詩人鮑之蕙、之芬、芝蘭三姊妹及左畹鄉有著密切的交流，她們常一起論詩，到風光明媚的場所郊遊，彼此互訴感懷，意氣投合。

在中國文學史上，女詩人同時師事三位老師乃前所未有的空前大事。這不僅說明袁枚、王文治、王昶皆具有支持女性文學的熱誠外，也顯示這些偉大的文人之度量極為寬大。此外更不可忽視的是這也與駱綺蘭本身的向上心及對詩文創作的熱情、和積極主動參與社會的態度有關，無疑地駱綺蘭在以上諸多原動力的驅使下，才足以成就上述事實。

## 二、駱綺蘭與「秋燈課女圖」

駱綺蘭的生涯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幅將她的形象成功地傳達出來的「秋燈課女圖」。

<sup>11</sup>王昶《春融堂集》卷二十二〈閩秀駱佩香綺蘭，贈聽秋軒集，因題其後〉詩和卷二十八之〈綠意駱佩香白芍藥小幀見贈〉詞，大約作於同時。

這幅圖也因得到許多名人的題贊而變得非常有名。可惜的是已找不到關於這幅圖是否現存於今的相關資料。而給與這幅圖題贊的除了當時著名的文人外，還包含滿州人、皇族、閩秀詩人等各種社會階層人士。就駱綺蘭所編之《聽秋軒閩中同人集》及《聽秋軒贈言》可知，為這幅圖題詩、題贊者竟多達五十一名。<sup>12</sup>

那麼「秋燈課女圖」到底是一幅怎樣的圖畫呢？這幅畫出現的意義為何？為什麼這幅圖在當時能得到眾人的題贊呢？為分析以上諸問題，首先有必要精讀「秋燈課女圖」的題畫詩。關於這幅圖的題畫詩非常多，在此僅舉袁枚的〈題駱佩香秋燈課女圖〉（《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四）檢討之。

- 1、秋風瑟瑟烏夜啼，
- 2、寒燈閃閃燈光微，
- 3、有人課女如課子，
- 4、夜半書聲猶未止。
- 5、佩香女史賓王族，
- 6、對雪曾吟柳絮曲，
- 7、嫁得才人渤海郎，
- 8、秦嘉何幸逢徐淑。
- 9、伉儷方諧玉樹殘，
- 10、人間佳耦白頭難，
- 11、錦瑟頻年彈寡鵠，
- 12、雌雛一個伴孤鸞。
- 13、手持竹素丁寧語，
- 14、勸兒勤學兒毋苦，

12題「秋燈課女圖」者男性文人有以下四十四名。豫親王、思元主人、汲修主人、袁枚、王文治、畢沅、祝得麟、伊湯安、謝振定、李堯棟、曾燠、李廷敬、余集、繼昌、蒲忭、陸恭、鄭三雲、何道生、胡翔雲、姚鼐、方昂、左墉、法式善、顧宗泰、李燦、吳錫麒、張問陶、王友亮、李如筠、董甸、奇豐額、劉錫緘、朱文翰、潘奕雋、胡森、吳嵩梁、尤維熊、魯銓、李彤階、陳奉茲、周厚轅、趙翼、張銘、駱傑。閩秀詩人有以下七名。江珠、畢汾、畢慧、鮑之蘭、鮑之蕙、鮑之芬、周澧蘭。

- 15、女傳常懷宋若昭，
- 16、狀元竟有黃崇嘏。
- 17、衍波箋紙界烏絲，
- 18、兩漢三唐親教之，
- 19、嫵婉上口嬌鶯似，
- 20、辛苦分明絳蠟知。
- 21、有時課罷天將白，
- 22、阿母還思作女日，
- 23、記得當初老伏生，
- 24、一樣燈前勞指畫。
- 25、倩良工寫畫圖，
- 26、翁展卷笑軒渠，
- 27、妃即是讀書者，
- 28、必男兒始讀書。

詩中第一句至第四句描述閨秀詩人綺蘭在冷清的秋夜中辛勤課女的情形。第五至第八句中，袁枚讚美綺蘭和丈夫兩人文才相當，為才子佳人之夫妻。第九至十二句則感嘆綺蘭不幸成為寡婦，只好與養女相依為生。第十三句至十六句云綺蘭要女兒勤學不怕吃苦，同時袁枚也讚揚綺蘭的風操學養宛如唐朝之宋若昭及前蜀才女黃崇嘏。第十七句至二十句則說明小女的學習內容和學習狀況。第二十一句至二十四句則敘述綺蘭課女至天將白時，忽然憶起父親當年教導自己的情景。而這一事實是否也說明了在明、清的社會中越來越重視女子教育的風潮下，男性文人主動將知識傳承給女性，而當女性獲得知識的力量後，正如綺蘭課女一般，她們不但自覺知識傳承之重要，同時也親自實踐此一任務。最後，袁枚則笑著道：「何必男兒始讀書」，無疑的，這明顯地表露他肯定女性受教育及參與文學創作的開明態度。

總體看來，這首詩在充滿悲秋的气氛中，鮮明地刻畫出寡婦綺蘭不屈於苦境的強韌精神，而使讀者深深為之感動。讀完這首詩後，大約可以明白「秋燈課女圖」欲表達的內涵。亦即這幅圖特別將綺蘭教導女兒的背景設定在冷清寂寥的秋夜中。正因為設定在這種背景之下，才更容易得到諸位文人的同情。而且，這幅



畫中也明白的表現了一位有教養的寡婦之生活方式及在孤獨的逆境中不妥協的強韌精神；故這幅畫正因將寡婦駱綺蘭的孤高形象傳達地十分貼切，而受到極高地評價。再加上這幅圖有了袁枚等諸多知名文人的題贊，同時又真實地描繪了當時重視女子教育的實情而成為極富價值之作品。

這幅圖為何會在當時得到諸多人的題贊呢？有關這一點上面已稍作了簡單論述，若再深一層地探討下去，可發覺這和當時男性文人所抱持的理念有相當密切地關係。因為這幅圖成功地描繪出一才德兼備的節婦形象。眾所周知，清代乃是最褒揚節婦烈女的時代，而「秋燈課女圖」中特別突顯出綺蘭的高潔操首，正巧符合了「節婦」、「嚴母」等所謂儒家要求的「賢妻良母」形象，因此，極容易獲得當時文人的好感。而從大量的題畫詩中，也可了解對於綺蘭教育女兒之行為，當時文人大都是持肯定態度的。由於像綺蘭般「才德兼備」的女性受到清代社會各階層極高讚賞，正足以打破當時眾人對「無才即德」的傳統女性觀之迷思。

此外，不難想像注視著「秋燈課女圖」，並且讀了這些題贊詩的綺蘭，由此可以得到心靈上的慰藉。而且因為受到第三者的高度評價，更能加強綺蘭貫徹自我意志的決心。再者，這幅圖也給了其他女性發憤激勵的作用，因為觀賞這幅圖後，一定可以讓欲習取綺蘭在逆境中不忘積極教育子女的女性們，有極佳的支持和鼓勵之力量。

然以上所探討的僅不過是第三者眼中的駱氏形象。故仍有必要從其詩作中探討駱綺蘭是以怎樣的心情來面對其自身的遭遇。

《聽秋軒詩集》的特色除了駱氏與當代名流贈答的詩非常多之外，大多數的作品則充滿了於孤閨中守節寡婦的寂寥感。詩集卷三中收有她自託其志的〈遊仙詩〉二十首，在其中一吟詠道：

誰懸明鏡畫樓前，一片清光萬古圓。不是姮娥拚獨處，何人領袖廣寒天。

從「不是姮娥拚獨處、何人領袖廣寒天」這兩句詩中，即可一窺綺蘭對自身所處境遇之態度。失去丈夫而獨自活在世間的她彷彿和姮娥的命運相同，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再恢復圓滿的夫妻生活。把自身的處境和嫦娥形象相重疊的綺蘭之身影，無疑即是一「孤高」的象徵。而既然在現實社會中再也不可能求得夫妻間的幸福美滿，與其悲傷自憐，還不如發奮圖強地活下去來得有意義，正因為有如此強烈

之自覺，綺蘭才自以「領袖廣寒天」為傲。

而這首詩可謂她在洞察人生的種種波折及悲劇後，徹底發自內心的領悟。同時這也可視為她將內心悲傷昇華之後的領悟。因此她盡量使自己忘卻現實中的憂愁而以孤高自處的生活態度為樂。故綺蘭絕不是一個悲傷自憐的女詩人，由綺蘭屢屢於詩中流露出的崇高自尊可知，能支持其超越內心諸多感情糾葛之內在精神力量，實在極為強烈。

又綺蘭一手扶養的女兒，是否達到了母親的期待？由《聽秋軒詩集》卷六中〈嫁女詞〉五首的內容得知，綺蘭用心栽培的養女，除了熟知知識外，亦善家事針黹，在女兒將出嫁時，綺蘭衷心地祝她能得到幸福。

### 三、駱綺蘭的經濟生活

交遊廣泛的駱綺蘭，在中國女性文學史上的確是個令人羨慕的對象。然而身為一寡婦的綺蘭到底要如何謀生計？又其公然和男性文人交往的豪放態度，當時的人又是給予怎樣的評價呢？

首先，先談經濟問題。若先從結論而言，綺蘭是以當閨塾師和販賣自己詩畫來維持生計的。從鮑之蕙的《清娛閣詩鈔》卷二〈和秋亭春日寄懷元韻〉詩中的「絳帷兼課左芬書」一句下注有「左蘭城妹為秋亭弟子」即可得知，綺蘭曾當過左蘭城妹的閨塾師。當閨塾師除了有助生計外，亦可將知識和才能傳授給其他女性，故綺蘭在普及女子教育這一點上也有某種程度的貢獻。

綺蘭的另一種謀生方法是以販賣詩文為生。除了善長寫詩以外，她亦精於畫蘭和寫生畫。再者由於她和袁枚、王文治等著名文人有了密切交往後，名聲也隨之越來越高，因此求其畫者不少。例如由《聽秋軒詩集》卷五的〈仲春有徽州戴生鳴琴，年少修道，兼能詩，特掛帆來京口購拙稿，併索近作，即賦二首〉之詩題看來，可知甚至有人遠道從安徽省歙縣來索取綺蘭的作品。

自明代以後，江南地方的經濟已趨繁榮，加上江南自古以來即是文化之都，因此即便考上科舉擔任官吏而自願放棄仕途以專賣詩文書畫維生的文人為數不少。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被稱為「吳中四才子」的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徐禎卿。此外，馮夢龍、袁枚也是善長利用潤筆之資生活的文人。或許是受了這些男性文人賣文資生的影響，深具文學藝術修養的駱綺蘭也同樣選擇如此自活之道。而像

她這樣以自己的才能來謀生計的女性，可能在明代即已出現，可惜筆者並未能找出足以證明上面說法的證據。然僅就清代而言，察閱民國施淑儀所著之《清代閩閣詩人徵略》一書，便可發現在駱綺蘭之前自謀生計的才媛就有如下之多。

- 1、黃媛介：時鬻詩畫以自給。(卷一)
- 2、張學象：家貧依姐羽仙為生，……後益落，乃為閩塾師。(卷二)
- 3、曹鑑冰：家貧，……，授學徒經書以自給，能書善繪。(卷三)
- 4、惲懷英：貧不能歸，……，鬻畫自給。(卷三)
- 5、胡慎儀：早寡，……家益落，乃為閩塾師，歷四十年，授業女弟子前後二十餘人。(卷四)
- 6、蘇畹蘭：家素貧，……，組紉之餘，兼課女弟子。(卷四)
- 7、溫廉貞：溫氏，……，姑歿歸依母氏，五十餘，課徒為業。(卷四)
- 8、周素貞：教女弟子以自給。(卷五)
- 9、趙秉清：守貞不字，為女塾師，以助薪水。(卷六)
- 10、許淑慧：早寡，因父母年老無子，乃為女塾師，以盡孝養。(卷六)

由上面所舉的資料看來，她們不是不幸身為寡婦，而且夫家或娘家的生活面臨困窮的情境，就是丈夫為一般庶民，然因諸多理由而身陷窮苦的生活之中。也就是說，她們不是因為深具文才及知識而選擇自求謀生之道，乃是因為陷入困苦的運命才不得不自力謀生。這些女性在當時的社會中畢竟還是少數，女性自謀生計來養家，不過是一時權宜之計，當時的社會仍是處於如《禮記》中所言之「男主外、女主內」的狀態。

然而，即便這麼說，在這時期已出現經濟上能自主的女性的確是值得重視之事實，足以證明女性能進出社會與否和知識的獲得是有極大的關連。而伴隨著清代社會習俗的變化與女性文學之隆盛，也反映了女性的詩文被賦予了經濟價值之事實，同時這一事實這也顯示了當時男性文人的價值觀產生了變化；因為有越來越多的文人肯定、讚美女性的文藝才華，他們不再只認同單一、刻板的傳統女性形象，在此一女性讚美的文學風潮下，無疑的提供了清代女性文學更充分之發展空間。

駱綺蘭自力賺取的收入足以支持其生活嗎？關於這個問題以下就舉幾首收

錄於《聽秋軒詩集》中，述及其經濟狀況之詩句以檢討之。

歸裝典盡舊衫裙。(卷四〈歸白下掃先姑墓誌感〉)

每見瓶空為點釵。(卷五〈病中得畹香夫人書，作此奉答〉)

典衣復賣書，經營得幾錢。(卷五〈自曹州移先舅柩歸〉)

以上這些詩句皆描寫其將自己的詩或衣服典當的情形。從上述事實中可知她的經濟情況並不如意。此外她又詠道：「惟我新年無長物，兩盆梅蕊一庭霜」(卷四〈除夕日占〉)，自言自己新年家中除了梅花和一庭霜雪之外空無所有的窘境。因此不難想像實際上她的經濟生活應該是非常貧苦的。但是即便在困境中仍能自己開闢出一條自活之道的駱綺蘭，的確堪稱在知識及行動力上皆不馴於男性之優秀女文人。

又當時眾人對駱綺蘭公然與諸多男性文人交際一事持何種看法？曾有人批評堂堂與男性文人有密切互動的駱綺蘭不修閨中之禮。關於這樣的批判，綺蘭則給與如下之強烈反駁。

謂不宜與三先生追隨贈答，是謂婦人不宜瞻泰山仰北斗也。為此說者，應亦啞然自笑矣。……，夫不知其人之才而疑之者私，明知其人之才而疑之者刻，私與刻皆非醇厚君子之用心也。(《聽秋館閨中同人集》序)

在上文中駱綺蘭明確指出女性亦須尊仰學問的大家，她大膽地闡述了女性也有追求知識的權利，由此不難窺見她欲於文藝及人格兩方面達到全面成長的迫切期待。駱綺蘭又直接地指出不去明瞭其人具有才華與否即懷疑者乃不公正之人，明知其人有才華而隨意批評者更是刻薄之人。私心與刻薄皆不是正直君子所應該具有的品格，因此批評駱綺蘭的人皆稱不上君子。如此，駱綺蘭不但替自己辯護也同時罵倒了諸位妄自尊大之人。

在受到世人的流言之災後，綺蘭編了《聽秋館閨中同人集》，其中收錄了包括十七名閨秀詩人的詩作和書信，<sup>13</sup>來證明女性亦能寫出傑出的文學作品，而此

13十七名閨秀詩人指江珠、畢慧、畢汾、鮑之蘭、鮑之蕙、鮑之芬、周禮蘭、盧元素、張少蘊、

舉不外亦更令人加深綺蘭意氣軒昂的一面。

事實上，綺蘭之所以受誹謗的真正原因可能是因為她太過追求名聲而起。因為她自言「深悔向者好名太過，適以自招口實」<sup>14</sup>而且趙翼也曾對她的好名之心有過如下的評論：「女中才子僧詞客，都是名心未斷人」（《甌北集》卷四十二〈或以余寄遊詩於佩香、悟情多諧語，賦此解嘲〉）。本來，即在不願服輸和好名之心的驅使下，才使得駱綺蘭能讓自己的生命激發出光耀燦爛的火光，並在文壇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這卻也使她脫離不了受他人中傷之煩惱的命運中。

#### 四、駱綺蘭晚年的文學生活

由上文得知，駱綺蘭的生涯中充滿了萬丈波瀾。可是四十歲以後，她的心境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從這時候起她屢屢在佛、道教上尋求精神上的安慰。例如，在《聽秋軒詩集》卷四的〈四十感懷〉中她詠道：

人生百年間，世事若朝露。修短盡在天，窮通總隨遇。

這時她已朝向追求個人的心境調和與閑適之精神世界。在此詩中她透露出人生的幸與不幸皆本由命運所安排，即使是孤獨一人也可以悠然地享受閑適的精神生活。

嘉慶元年六月朔日，駱綺蘭決定捨去世間一切俗事專心於宗教上的修持。因此她畫了〈歸道圖〉以示其決心，並且作了〈自題歸道圖〉四首，在其中之一她言道：

今年春去更怱怱，越見繁華眼越空。絕艷名花偏着雨，無雲明月不愁風。

她認為不管度過多麼榮耀繁華的人生，不管擁有多麼值得誇耀的絕世美貌，畢竟

潘耀貞、侯如芝、王瓊、王倩、王懷杏、許德馨、秦淑榮、葉毓貞。

14《聽秋軒館中同人集》序文云：「毀譽之來，頗澹然於胸中，深悔向者好名太過，適以自招口實。」

世俗的一切終究不過是一場夢，故而感嘆「越見繁華眼越空」。她以敏銳的心靈所體會出對人生無常或宇宙多變的悲哀，無非皆是其在歷經百般風霜和諸多人生痛苦後的感懷。此外「無雲明月不愁風」這句話中，也可看出她自覺到今後應徹底地捨去一切人世雜念，因為若能擺脫人世所有的慾望、利害、思念的話，就可以免去所謂好惡、是非、聲色的種種束縛。付帶一言的是在她皈依佛道的隔年，袁枚就去世了。那時，綺蘭作了〈輓隨園先生三首〉以表達對袁枚的哀悼之意。

15

綺蘭在四十七歲時，下定決心放棄作詩。《聽秋軒詩集》卷六中有一詩題是〈余學詩半生，力薄而才小，自念不能登作者之壇，頃見丹青，意頗愛之，遂停詩作畫，仍為詩記事〉。乍見這一詩題會令人以為她之所以停止作詩乃因為費盡大半生涯作詩，畢竟成不了第一流文人，於是在偶見繪畫材料心生歡喜後，才決定放棄詩筆致力作畫。然而，她不寫詩的真正理由果真如此嗎？以下即舉出該詩的內容並作具體之檢討。

曰余耽吟詠，空幃事幽討。自恨得師難，兼慚讀書少。幸逢隨園師，又值夢樓老。二公海內豪，奇句驚蒼昊。稍得涉津涯，望洋逾淼淼。夢師憐我孤，勸我勤學道。靜中偶有會，文字跡都掃。何必鑄肺肝，且免災梨棗。忽然見丹青，頗覺愜懷抱。信手一塗抹，人或以為好。惜弗工山水，但可染卉草。遠傲端容蹟，近竊南樓稿。落筆暫鮮妍，春風嗑朽槁。有客饒布粟，亦復助溫飽。學道須資生，藏名以為寶。

第一句到第八句描寫自幼喜好吟詠詩詞，本來女性求師就很困難，然而自己卻有幸能得到袁枚、王夢樓、王昶的教導之欣喜。第九句到第十六句敘述自從接受宗教思想薰陶後，得到了許多領悟。同時又言及有時吐露真心的作品反而或許會招致危險。第十七句到第二十六句描述自己沉醉在繪畫世界裡的樣子。第二十七句以後則表明自己今後將在宗教的世界裡藏名的決心。

由以上的內容看來，可知駱綺蘭停止作詩的真正理由應是最後一句「藏名以為寶」。因為她長年在宗教的思想裡尋求精神寄託和撫慰，最後終於發現惟有當

自己忘記名聲之追求的時候，才能得到真正心靈上的平息。因此放棄作詩一事，實可視為她在嘗盡人生的眾多苦難並深入反省後之重大抉擇。

然實際上，上面所舉之詩並不是《聽秋軒詩集》裡所收的最後一首詩。同年夏天，王夢樓去世，她覺得一定得為恩師寫下輓詩以表哀悼之情，因此作了〈停詩未久，於壬戌夏日，為夢樓先生仙逝，當作輓詩，故仍開詩戒。輓夢樓先生二首〉。茲舉其一如下：

佛涅槃時絳帳空，寒閨半世最知公。橫槎滄海捫星綠，攜筆金鑿畫日紅。  
南國風花原是夢，西天兜率豈無官。淒涼輞水莊頭月，少卻王維便不同。

以上這首詩成了她的絕筆。寫完這兩首輓詩後，即便她再有吟詠之作其詩稿也不留在世上了。駱綺蘭的卒年不詳，大約五十歲左右仍存活於世上。<sup>16</sup>

## 五、結論

拙稿中所舉的駱綺蘭在成為寡婦後，即志在成為一獨立之女詩人。她不是沉淪在孤獨空虛中的消極者，而是成功地建立起廣泛友情連絡網之女詩人。因為與袁枚、王文治、王昶等著名文人和諸位閩秀詩人彼此意氣投合，使她有了奮起欲爭脫出降臨在自己身上悲傷境遇之勇氣。也由於和多位優秀的文人相識後，激發其強韌的知性和精神，使得她的才華得以毫無遺憾的充分發揮。

此外，她的生活環境可說是充滿了藝術性。其平時致力於詩文贈答、遊山玩水、琴棋書畫等風雅的生活，並且以當閩塾師和販賣詩畫維生。細思她的生活方式和積極參與社會之行動，實際上和男性文人的生活型態不無許多共通的側面。也因為清代才媛和男性文人之間在教養上及生活態度上的差異愈來愈小，故而男女彼此間的相互理解亦隨之增進了許多。

以寡婦終其一生的明清時代女性之人數，比之前的時代更多乃一不容質疑之

16就筆者所知，鮑之蕙《清娛閣詩鈔》卷六〈和秋亭積雨無波閣疊韻四首〉一詩，可能是有關駱綺蘭晚年之最後資料。此詩作於嘉慶十年，時綺蘭五十歲。〔清〕鮑之蕙：《清娛閣詩鈔》，（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光緒八年刊本）。

事實。而這些守節的女性，大多被定義為在封建禮教支配下過著悲慘生活的犧牲者。然而實際上由駱綺蘭的生涯看來，寡婦的生活即便充滿艱辛和困難，其中仍可找出肯定的意義。已經不需要再扮演妻子角色的駱綺蘭，亦可成為一人格高潔的母親和重視子女教育之知性女性而被受尊敬，由此來證明自己的存在意義及價值。

駱綺蘭的《聽秋軒詩集》為一清代知性女性依據實際生活、傾吐真心之文學作品集。她的詩作含有對人生抱持積極態度之意義。從該詩集中我們可以聽到乾嘉時期深富教養之女性內心的聲音，那是一種超越性別的聲音，不僅如此，由該詩集中我們亦可以了解根植於傳統而更超越傳統的一清代閨秀詩人之生活方式。



## Biography of Luo Qi-lan, A Woman Poet During the Qing Qian-jia Period

Hsiao Yen-wan\*

[ Abstract ]

Women engaged in literature activities in Ching Dynasty were probably the most than ever before partially because of the increase rate of literacy among women and supports from men then. The present study interpreted *Tiang-Qiu-Xuan-Shiji* written by Luo Qi-lan(1756-?), a female poet during Qing Qian-jia period by investigating her life style, her interaction with male poets, devotion in educating her children, and experiences in her late years. The study aimed to disclose how women in Ching identified themselves in the society, how female literature developed and what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is to support the female literature.

After her husband died, Luo Qi-lan became a student of Yuan Mei (1716-1797), Wang Wen-shi (1730-1802) and Wang Chang(1724-1806), and had intensive contacts with Shao Yi and Zeng Ao. These male poets showed their strong encouragement to female literature. In addition, *Qiu-Deng-Kenutu*, one of her works, revealed the respects that she received from others for being a devoted mother in rearing and educating her children. Finally, the study discussed the economic value of female literature in Ching Dynasty, showing that the woman engagement in the society was closely related to her literacy levels.

**Keywords:** Luo Qi-lan, Yuan Mei, the female student, *Qiu-Deng-Kenutu*, the female literature in Ching Dynasty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